 未知领域：无名者\* r5 F0 J9 h2 h9 A

玛尔都人从不定居一处。无论是战死者的骸骨也好，敌人的遗蜕也罢，这些在沙漠中游荡的浪荡子只会将它们抛弃在草草挖掘的沙坑里。阿布赞那样庄而重之的安葬被称作懦夫的行径，唯有在战斗中继承先祖的勇武方为玛尔都的生存之道。6 n: k( U. W" Q

 8 |+ O+ m3 y9 b3 `, @9 g\* t, b

雾霾色的天空忽然断裂开来，半兽人瞭望者大声呼喊，当当地敲响了鸣钟。鬼怪举起火把，扛起粗制滥造的筒子。那些大筒由铁器青铜甚至骨头作成，装满火药。另一些身材更猥小的咬住刀片，伏低身体。

在鬼怪的身后，人类竖起了玛尔都的纹章与战旗。最领先的数十骑高举着饰有各自家徽的刀剑，遥望着遥远的龙袭风暴，刻意发出满不在乎的闲聊声。

在这数十名领头战士的最末，一位穿着红色皮甲，最年轻，也是最娇嫩的战士忽然尴尬地左右环顾了一下，交头接耳一番后，终于被长老允许，去解决自己的私人问题。

他匆匆地离去令那些五大三粗的男人们哄笑不已。甚至有好些战士盯着他纤细的背影舔了舔嘴唇。那位少年是玛尔都人的笑话，从一开始就是。如果不是他的祖母，他连这次直面寇安甘的机会都没有。哪怕是这神圣的战场上，他的懦弱也足以令先辈蒙羞——如果他还有活着的亲人。# R+ k' Y7 [1 S2 r. D9 g& M1 ~0 s

少年绕过哄扰的阵地，匆匆地穿越了拥挤的洞窟营房，来到了一片染满鲜血的土地。

玛尔都没有埋葬逝者的习俗，但是唯有一种敌人值得他们敬畏——允许单独地安葬，哪怕是部落的战利品。巨龙依旧享有掠食者的尊严，享有单独地墓穴。尽管十分草率。龙尸的大部分轮廓都留在地表上，少年抓起铲子狠狠挖了几铲，便让龙头出现在了土坑里。

这条龙已经被剥夺走所有值钱或是能食用的部分，无论是肉，鳞片甚至骨髓。或许苏勒台那些死灵贩子能做得更好，但是玛尔都也只能做完他们能利用的。龙头骨上空洞的眼框里汨汨流淌着最后的几滴龙血。5 M+ F, N1 A$ M. ~2 `: c( j

少年松了口气。他拉开领口，从怀中拿出一块圆形的宝石，宝石里镶嵌着一张用碳粉精心勾勒的纸片。而那纸片上描绘着的，正是少年娇弱的容颜。# J9 Z' Q. ]; S+ J\* W

不——那并不是他。少年轻轻蘸了些龙血在宝石上，几个文字悄然浮现其上。, I0 O' c6 T) b$ `4 k6 [3 y

“至我最亲爱的亲人——安烈莎。”

少年又蘸了几滴龙血，直到这些炙热的液体把整块宝石浸透。他听说遥远的阿布赞部落里族人用琥珀祭奠先人，但是玛尔都人也只能做到他能做的。

) H, e% K, f) C: E8 E5 K

当龙血被宝石慢慢吸收，少年满意地笑了。在最后，他轻轻地把最后残存的数滴龙血抹开，均匀地涂在自己的樱唇上。

他最后看看宝石中祖母的模样，点了点头。

当少年回到战阵时，毫不意外地受到部落长的高声叱骂。他一边拧着少年的耳朵把他丢回队伍中，一边组织战斗。

雷光轰鸣，少年顶着龙啸凝视龙群。一，二，三……足足八只寇安甘的血脉在玛尔都的军队中狂轰滥炸，在它们的最前方，玛尔都部落永恒的敌人，霆威龙王寇安甘口衔着一枚硕大的闪电球，咆哮着。

仅仅被龙王的电弧擦过一瞬，少年胯下那匹畜生便忍受不住折磨嘶鸣着倒地。少年被颠落下来。现在依然在马上战斗的玛尔都战士已经寥寥无几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只能依赖双足战斗了。然而这嗜血的族群毫不畏惧，他们且战且退，退到狭窄的烁岩间。4 k\* \  F6 n" `  m. Y

" U7 S" }+ s- F

   “快啊！软跟！”曾经讥讽过少年的一位粗野战士被打倒在地。在他的脑袋被龙鳞毫不留情地削去前，他奋力投出一枚掷矛，把一只寇安甘的血脉打倒在地。

然而少年并不理会他。如果有一个好机会，如果他能直面龙王，那么为什么不去做呢？3 i( u/ |3 f5 G7 s

他像一只猴子一样灵巧地躲过地表的尸体和天空的龙袭，又像一只沙漠中的蜥蜴般攀上高大的烁岩。这里是整个战场里最高的地方了——除了龙。已经有先后三只之多的巨龙折翼，这些悲惨的生灵被火药，刀片甚至是鞭子毫不留情地分了尸。然而，龙王依旧强大，依旧翱翔在天。无数枚箭矢不能伤她分毫。当她下颌微微合拢，就会有无数链子般的闪电劈下。

已经不能再等待了。

  少年站在这最高点上，解开自己的头盔，任长发飘散。$ I& |1 w5 a3 P% R

他张弓搭箭。2 ?; J/ f' \. E\* M

一切仿佛回到了40年前。